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系,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倉滿秋光

賴經南

金風漾開
十月的容顏
也吹過
屋簷下的紅辣椒

我站在稻浪
與炊煙之間
看顆粒歸倉
砸出細碎金光

鐮刀彎彎，
收盡
一秋的笑意
谷粒歡騰，
沾滿孩子的衣裳

日頭曬暖了
阿公的脊背

灶膛裡
跳躍的柴火
映紅阿婆
喜悅的臉龐

瓜果盈筐，
漫開清甜芳香
秤桿翹起，
笑聲撫平歲月

皺褶晚風
數著
簷下的玉米棒
月光提著燈籠
前來捧場



人間至味是纓香

徐志榮

昨天去菜場，攤位上綠油油又帶著一抹紅的鮮嫩蔬菜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走近發現，那正是我們兒時常見的蘿卜纓子。

蘿卜纓我沒有吃過。兒時，我們常吃纓子底下紅亮有韌勁的紅皮蘿卜。今日得知纓子可以做菜，我很意外。店家給我介紹起這個菜可以怎麼做、怎麼搭配，聽得我一陣心動，於是買了一把。沒想到這菜還很實惠，一大把才五元錢，我像買了個寶貝一樣開開心心地回家了。

細看，這蘿卜纓子下面還墜了不少紅色小蘿卜。纓子亮綠又帶著紅條紋水靈靈的，底部的小蘿卜帶著剛洗過的水汽，將纓子襯托得更加鮮嫩，一看就是早上剛從地裡拔出來的，讓我瞬間升起了美好的幻想。

我將小蘿卜一一掰下，將最大的一個給女兒品嘗，她皺了下眉頭，說：「有點苦，還有點辣！」我嘗了一個，卻覺得味道正好，雖有幾分淡淡的辣和略略的苦，卻是我記憶中的味道，咬上一口仿佛一下子回到了無憂的童年。

我愉快地將蘿卜纓放點鹽洗淨，又燒開水，將蘿卜纓焯水十幾秒後出鍋、切碎。接著，我開始燒鍋，放一大塊豬油於鍋中，想著沒有肉末用點葷油素菜也能有些韻味。

油燒熱後，放入蔥、姜、蒜、小米辣爆炒出香味，再將毛豆下鍋翻炒至八分熟。接著，將蘿卜纓倒入鍋中翻炒，放入一點生抽和松茸菌調味料。出鍋後，我拿起筷子嘗了一下，清脆可人，微微的苦味中散發著淡淡的清香。這菜樣子不出眾，卻讓我想起了曾經素炒紅薯葉桿子的日子。俗話說「粗茶淡飯最是養人」，這尋常的美味正是深得我心。

家人起初不太看得上這道菜，許是第一次見，或是我的廚藝不夠誘人，但他們見我左一筷子右一筷子的大快朵頤，也紛紛嘗試起來。孩子爸在嘗了一口後，一發不可收拾，一個勁地說：「好吃，真香！看著不起眼，沒想到這麼美味！」不一會，一大盤蘿卜纓便只剩下零星的幾顆毛豆。我笑道，有些菜真是「不可貌相」啊！

看家人喜歡吃，第二天我又研究了新的做法。這次我將焯水後切碎的蘿卜纓中加入四五個雞蛋拌勻，再加入一些磷蝦和簡單調料，在平底鍋中放油煎成薄餅，出鍋後切成小塊。白色餐盤配著亮黃透著青紅的纓子很是惹眼，尤其是那有嚼勁又很補鈣的磷蝦蝦仁更是襯托出了纓子的鮮美。餐廳陣陣香氣氤氳，我們對蘿卜纓子愈發喜愛。

晚飯後，我將剩下的蘿卜纓子整株焯水後放盆中，倒入放溫了的焯蘿卜纓的水，再加幾勺白醋，再用盤子倒扣其上，在盤子上壓上硬物進行酸菜發酵的制作。第二天，這酸菜便成了，如此，我仿佛一下子打開了吃蘿卜纓子的新世界，分外高興。

我激動地將我對纓子的喜愛之情撰文後發了個朋友圈。有喜歡中醫的朋友說：「在中醫理論中，蘿卜纓子屬藥食同源的佳品，其性味辛、苦，歸脾、胃、肺經，最是能消食導滯，促進中焦氣機運化。」她說自己和家人都特別喜歡吃，每次吃完就像給腸胃進行了一場「大掃除」。查詢醫書發現，蘿卜纓子不僅能「治脾胃不和、宿食不消」，還有消腫利水、清肺利咽之效。我不禁感嘆，此物真是一件寶啊！

朋友們，下次路過菜場，不妨也捎帶一份回家，用你的纖纖妙手烹制出一份讓人惦念的人間美味吧。

蕭紅的秋天

高發奎

北方的秋天，總是急匆匆地來，仿佛一夜之間，天地就換了顏色。公園裡的法桐，好像一夜之間落光了焦糖色的葉子。

這光景，讓我忽然想起了蕭紅。蕭紅是喜歡秋天的。我總是這樣想。她的文字裡，有許多關於秋的描寫，尤其是那本《呼蘭河傳》裡，秋天的氣息格外濃重。那北方的秋，是遼闊的，蒼涼的，帶著一種說不出的寂寞。她在書中寫道：「秋天來了，霜降了，樹葉黃了，落了。」就這麼簡簡單單的幾句，卻把整個秋天的魂魄都勾去了。

我想象中的蕭紅，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布衫子，站在呼蘭河邊的老榆樹下。秋風撩起她的短發，她眯著眼睛，望著遠方。那遠方，是看不見的遠方，是哈爾濱的教堂，是青島的海，是上海的弄堂，是香港的淺水灣。她的一生都在漂泊，像一片秋天的落葉，被命運的風吹來吹去，吹去吹來。

蕭紅筆下的秋天，是有聲音的。你聽——「譁啦啦」地高粱葉子的響，「咯吱咯吱」地枝椏在風裡叫，還有那賣豆腐的梆子聲，從巷子的這頭傳到那頭，又從巷子的那頭傳回來，在秋空裡蕩著，蕩著，就蕩成了寂寞。她在《呼蘭河傳》裡寫：「那賣豆腐的梆子聲，在秋天裡聽著，格外的淒涼。」這淒涼，不只是賣豆腐的淒涼，也是她的淒涼，是所有漂泊者的淒涼。

灰藍色的天底下，有一片焦黃的高粱地，有人在收割。那顏色是濃烈的，又是暗淡的；是熱鬧的，又是荒蕪的。就像她的一生，二十歲就離開了家，從此天南地北地走著，從北到南，從東到西。她走過那麼多地方，見過那麼多人，可最後，還是一個人躺在香港的醫院裡，看著窗外的秋天，慢慢地死去。那年她三十一歲，正是人生的秋天。

她的文字裡，總有一種倔強的生氣。就像那秋風中的野草，雖然被吹得東倒西歪，可根還扎在土裡，死死地抓著。她寫那園子裡的南瓜，秋天開了黃花，「開得黃澄澄的，像一個個小燈籠」；她寫那牆角的牽牛花，「開著紫色的小喇叭，吹也吹不完」。這些卑微的生命，在秋天裡掙扎著開花，仿佛是她在寫自己。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現在的北方秋天，和蕭紅那個時代的北方秋天，似乎並沒有什麼不同。天還是那樣高，雲還是那樣淡，風還是那樣刮著。路邊的楊樹葉子還是那樣黃澄澄地落了一地，踩上去「咔嚓咔嚓」地響。可總覺得少了點什麼。少了什麼呢？也許是少了那個在秋風裡走著的身影，少了那雙看秋的眼睛，少了那顆寫秋的心。

過些日子，我想去一趟呼蘭。那是蕭紅的故鄉。呼蘭河還在，不知道還是不是從前的呼蘭河了。蕭紅的故居，我得去看看。房子不大，青磚灰瓦，院子裡有一棵老榆樹，據說還是她小時候爬過的那棵。我站在樹下，看那葉子在風裡「譁啦啦」地響，忽然覺得，蕭紅好像就站在我身邊，還是那個瘦瘦的眼睛大大的姑娘，正仰著頭，看那樹梢上最後一片不肯落的葉子。

蕭紅在《商市街》裡寫過的一段話：「秋雨過後，天就冷了。街上的行人都縮著脖子，匆匆地走著。我也縮著脖子，走回我那沒有爐火的屋子。」那是她在哈爾濱的日子，窮得連爐子都生不起，可她還是寫著，寫著，把那些寒冷的日子，都寫成了溫暖的文字。

我想，這就是蕭紅罷。她把秋天的冷，寫成了文字的暖。她把漂泊的苦，寫成了生命的甜。她把一生的孤單，寫成了千萬人的共鳴。

我想，秋天終會過去，冬天終會來的。可蕭紅的秋天，卻永遠停在了那裡，停在了呼蘭河畔，停在了商市街的舊屋裡，停在了每一個讀她文字的人心裡。年年秋風起時，便又活了過來，依舊是那樣遼闊，那樣蒼涼，那樣寂寞，又那樣美。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

編者按：爲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中國作家作品選粹」專欄，每週一期，題材包括散文詩、散文、小說、詩歌。由學會推薦，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來稿信箱：miyue76326@qq.com， http://blog.sina.com.cn/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散文詩世界》主編宓月負責。

专栏主编：温陵氏 宓 月 659期



鄒鵬程的詩

鄒鵬程，甘肅省山丹縣人，文學愛好者，張掖市作協會員，愛好文學，期待從文字裡尋求別樣的生活。

七月七

星月連同微風一起輕拂過大地
低頭行走在泥濘中的人們再次抬頭
看向亙古歲月裡淡漠俯視著的眼眸
多少虔誠熱切的心願被歲月風化
一場大雨過後，破碎成塵埃的
再次凝固成隔河相望的頑石
期待某雙手，刻下永恆的誓言
驚雷聲中，一瞬光亮映照出自我

隔著千萬年靜默的長久對視中
嵌入山石的貝殼與游魚的屍骸
顫抖的手中尋覓過往的印記
連同那些口耳相傳的寓言
緊握著的手中彼此辨認出傷痕
近在眼前的，隔著一整條銀河
洶湧著的浪花將彼此的心沉陷
最遠最近的，都在夢境中尋覓希望

半圓滿的月亮懸掛在深淵，等候鵲鳥
銜起彼此的羽毛，跨越江海泛起的風波
塵世間游蕩著的人們啊，期望那一雙手
在翻覆著的風雲背後，從大地伸向天空
織就出一段雲錦，掩蓋住泥濘中的哀傷
不再遙望星空的人們，埋首在泥土中
所有掙扎著的心願不斷彼此撕扯著
攀登向雲天就成為人們唯一的信仰

八月，青海湖

遠方的游子，抬頭看向暮色中的高原
失意的車馬，游蕩在漫天風沙的戈壁灘
王朝征戰的足跡，任白骨化作塵埃散去
最後再看一眼，高原上離去的白色飛鳥
天空淌下一窩眼淚，咸濕的風刮過耳畔
金色的花朵釀成歲月裡響徹雲霄的歌謠
遠行的公主，將明鏡化作泛起的湖光
蜂房裡采蜜人看向風雪中屹立的時光

西王母舉起的酒杯中，藏著大河洶湧
無邊際的海浪湧向高聳若雲天的高原
一顆明珠，閃爍著倒映出天空的眼眸
許多人來過這裡，許多人留在這裡
最後看向來時路的人兒，停留在異鄉
風雪停歇的時候，晾曬著潮濕的眼眶
這明鏡一樣的湖泊，河流簇擁的方向
蒸發的鹽漬在高原上唱著故鄉的戀曲

從遙遠的地方目擊高原上飄蕩的經幡
轉過的經筒，在山水轉動中記刻輪回
歸來的足跡中，千百年後還能相認嗎
是湖中的頑石，求長生的駿馬安歇吧
青稞酒驅走的嚴寒，是頭頂鷹隼在盤旋
再看一眼閃爍的高原群星和解凍的河流
太陽依舊在東方灑落第一縷金色的光芒
依稀多年前，經過的車馬不停向東而望

夏至

陽光垂直而來，影子蜷成一團
風隨著雲彩的腳步緩緩游蕩著
山巒沉默著，從背上馱起黎明
黃昏時太陽傾斜著述說留戀
草木之心，雀躍的人影背後
向著陽光，用根系緊縛大地
路過的人啊，可曾看遍世間
可曾在黃昏時偶遇路過的自己

陽光沿著南北一年年變幻著
寒暑交替的歲月裡，步履匆匆
春風秋雨是否還記得一顆種子
泥土裡掙扎，抽出第一縷萌芽
滿目殘紅搖曳著停在枝頭，風雨裡
用枯萎的枝椏在大地寫下收成
一片白茫茫大地，將希望掩藏
路過人間的人們同樣心事重重

雲層後余暉灑落最後的光芒
模糊的人影游走在視線盡頭
恍惚中回響起早已遺忘的曲調
心頭流淌著的憧憬隨著風靠近
呼嘯著走向下一個黎明
道路盡頭的回首，徘徊在心頭
從最開始迷戀的事物中尋回自我
依稀多年前同樣被陽光刺痛的眼眸

夏日隨想

流雲裹挾著風隨行
一灣淺水，映照整片天地
山石始終不語，草木搖擺
金色花朵團簇著靜待黃昏
編織出一段薰衣草的童話
人們來來往往，大地上
是誰將歌謠編進沉睡的幻夢
就像永恆，人們在否定中期待

萬物改換面容，江海湧動
像是奔赴一場遲來的約定
蒼白面頰上，風和陽光掠過
泛黃書頁上留下的幾行字
湧動的血液在歲月中冷卻
不停回響與遺忘的字句
晨鐘暮鼓聲中不停叩動
心弦扯緊的剎那，恍若隔世

影子在水面驚起一行飛鳥
游魚與蝴蝶的夢境中尋覓本來
該用怎樣的詞語描繪自我
紛紜的塵埃在等候雨滴落下
只見一葉扁舟游走天地間
泥途中爭渡的人們曾想起
最開始遙望天邊雲霞時
心火同樣映紅了半邊天空

花與葉之歌

霜殺百草的時代，一個人從廢墟中走來
遍地火光的廢墟中，藏下一枚種子
種子說，要在光的照耀下結出果實
似乎聽到了遠去人們的呼喚，漫天冰雪

中

泥土堆砌的身軀在暮色中隨風消散
即將沉入夜色的人們，嘆息著遠去
將會開出怎樣的花朵，結出怎樣的果？
隨風搖動的枝椏間，可還是舊日模樣？

沉默的人群抬頭看向走向衰亡的群星
璀璨的光芒澆灌出的花朵，藏著的血淚
哀鴻遍野的年歲裡，替蒼生執劍的人
沉默佇立在歲月中，孤懸成座座豐碑
該如何緬懷，湧動的悲歡與希望同在
後來者的足跡，向著坍塌的宮殿朝拜
火焰在掌心之中不停灼燒最後的信仰
最開始由神話編織的幻境在心間消亡

人們或許懂得，永恆不過是一點幻象
故紙堆裡埋藏著太多不斷重復的輪回
執劍之人再一次沉陷在人性的沼澤
眾生的幻夢中，露珠滴落在蝴蝶翅膀
重新向著巍峨的金光，顫抖的雙手
可曾有勇氣再一次向著蒼茫大地追問？
一切的源頭在何處醞釀，將去向何方？
蒼生的願景再一次沉淪在一場大雨中

初冬

迎向低垂在樹梢的黃昏，一縷風
帶著昨日彷徨中的希冀掠過落葉
注視著天空的麻雀，緊裹住羽毛
埋頭啄食季節縫隙裡遺漏的谷粒
糧倉，停留在舊日時光中的詞匯
萬物沉默的季度裡披上灰黃外衣
流水穿透而過的瞬間忽然被驚醒
總是抓不住的事物，更讓人懷念

也許應該有一抹陽光落在雪花上
飛舞的塵埃填充天空之下的界限
直到一行足跡覆蓋住另一行足跡
太過閃耀的陽光下無法看清什麼
如同無數次被刺痛，直視的目光
或許能看清形狀的，也只是影子
白茫茫一片的大地，會吞沒足印
光在影子下，也會不停扭曲形狀。